

馬作之政



写 作 参 考

复旦大学新闻系
文选与写作教研组编

一九七九年

目 录

马克思怎样写作	(1)
答北斗杂志社问	鲁迅 (5)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谈文风	郭沫若 (6)
新闻写作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厚今 (13)
需要广博的知识	杨尚德 (31)
材料篇	章竞 (47)
文学语言问题	老舍 (65)
谈修改文章	何其芳 (77)
告台湾同胞书	《人民日报》
	1979年1月1日 (81)
黄钟与瓦釜	郭沫若 (85)
从三到万	马南邨 (87)
少少许胜多多许	马南邨 (90)
天无止境 路无尽头	马铁丁 (92)
基本训练	马铁丁 (94)
洪太尉及其他	董逢亚 (96)
还我头来	陈虞孙 (100)
一个公式——二谈：精读与博览	王梓坤 (103)
包身工	夏衍 (105)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120)
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黄钢 (126)

扬眉剑出鞘	理由	(142)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陶斯亮	(155)
藤野先生	鲁迅	(173)
白杨礼赞	茅盾	(179)
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	巴金	(182)
小桔灯	冰心	(188)
背影	朱自清	(191)
落花生	许地山	(194)
鉴湖风景如画	钦文	(196)
长江三日	刘白羽	(198)
日出	刘白羽	(207)
雪浪花	杨朔	(211)
荔枝蜜	杨朔	(216)
社稷坛抒情	秦牧	(219)
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	秦牧	(226)
挥手之间	方纪	(232)
花	曹靖华	(240)
船夫曲	魏钢炎	(243)
秋色赋	峻青	(252)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曹雪芹	(259)
关羽温酒斩华雄	罗贯中	(272)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施耐庵	(274)
严监生疾终正寝	吴敬梓	(280)
大力将军	蒲松龄	(281)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夏衍	(285)
《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	贺敬之	(290)
从《十五贯》整理工作中所学到的	陈思	(300)

往事漫忆

——鲁迅生先谈写作 曹靖华 (309)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318)

观察生活与塑造人物

——同初学写作的同志谈基本功 李准 (322)

真实性与生动性

——采写《扬眉剑出鞘》随感 理由 (346)

深深的感谢 陶斯亮 (351)

马克思怎样写作

马克思是一个最好的语言学家，这种说法就现代语而言比就古代语而言更为适当。他熟知格林姆德文文法底一切细节，同时他对于格林姆兄弟的“德文字典”看来比我这位语言学者更加谙熟，他用英文或法文写作就象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一样，虽然他的确说得不十分流利。他给“纽约论坛报”写的文章用的都是典范的英文，他那写来回答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用的是典范的法文——他请来校读原稿以便付印的那位法国朋友，绝少发现须要改正的地方。

……马克思显示了他那在通俗化方面的惊人的才能。再没有人比他更恨庸俗化，就是说曲解科学，使他肤浅，使他失去了生动的创造性的内容。可是，也没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晰表现自己的才能。语言的明确乃是思想明确的结果；明确的思想必然决定明确的表现方式。

马克思在说话上与修辞上是有洁癖的，有时几乎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而我底上赫斯方言仍然顽强地粘着我——或者是我粘着它——使我遭受了无数的训诫。……

……花言巧语的说客对于他是一种厌恶，在他面前谁如以空洞辞句来敷衍，谁就会倒霉。他是不会被空言所动的。空谈家在他的嘴里，是最严酷的谴责语。如果他一旦说某人是一个空谈家的时候，他就再不会理他了。逻辑的思维和明确的思想表现——这就是他每每灌输给我们“年青小伙子”

并强迫我们学习的。

……不列颠博物馆那宏丽的阅览室已经建筑好了，里面有无尽藏的宝贵书籍，马克思自己每天去，同时也赶我们去。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而他自己底榜样也明示着这命令，真的，只要一见这永远精力充沛地工作着的天才，你就会感到这是个无上的命令。

……如果蒲丰底话对任何人都对的，它对马克思也如此：“风格即其人”——马克思的风格就是马克思自己。一个像他那样彻底忠实的人，一个就只知道崇拜真理的人，一个一当被说服某些道理并不正确，不管自己费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它们而又多么珍爱它们，便立刻把它们扔开的人，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会把他底本色显示出来。不会虚伪，不会假装和忸怩作态，他在著作中和在生活中一样，永远是本来面目。……

可是，我不愿在这儿再多谈马克思的风格。马克思底风格就是马克思自己。他曾被责备，说他企图把尽量大的内容压进尽量小的篇幅里，然而这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很重视表现的清晰与明确。他所选择的最伟大的作家乃是歌德、莱辛、莎士比亚、但丁与西万提司，他每天都读他们的作品。在文辞之纯洁与正确方面，他是最用心最谨严的……

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很费时很费力地搜求正确的表现法。他憎恨滥用外国字。不过，如果说他自己也常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外国字，那末我们要记得那是由于他是长期侨居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的关系。……

“天才就是勤奋”，有人曾这么说。如果这话也许不十

分正确，那仍然至少有很大限度是正确的。

没有一个天才不是有非常的精力和非常的工作能力的。完全没有这两个特点的所谓天才，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肥皂泡，或者一张无处兑现的空头支票而已。但是，那里有超乎常人的精力与工作能力，那里就有天才。我曾遇见过许多人，他们自以为是天才，有时别人也认为他们是天才，可是他们没有工作能力，实际上他们只是善于自吹自擂的一个游手好闲者而已。我所认识的一切真正卓越的人，都是极其勤勉而且工作极其努力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适用于马克思的。

——摘引自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回忆录”

马克思能够阅读欧洲一切主要国家的文字，并且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作得这样好，使一切精通这几种文字的人都赞美；他喜欢这样说：“一种外国语文是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

……他从来不把这个别的事物看做离开它底环境而孤立自在的东西，而是看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在不断运动中的世界。马克思是想在这个世界如此形形色色和千变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去阐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要如此深刻地了解现实，就需要非凡的思想力量；要把他所看到与他所想说的东西传达给别人，也需要同样非凡的艺术，对他底写作从没感到满意过，修改了又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表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马克思永远以极端认真慎重的态度工作。他从来不引用他不能从最好的权威得到实证的事实或数字。在这方面，他从不以间接的来源为满足，总是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定要费多少麻烦。即令是为了给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不列颠博物馆去走一趟。所以，批评他的人从

来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由于疏忽而生的错误，或指出他底任何论证是根据不能严格考验的事实。他底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这些作家只有他才引用他们。“资本论”里面包含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引证，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示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要把每个人应得的功劳给他。”他觉得指出首先发表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比任何别人都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无名，这是他底责任。

他在著作方面的良心，并不下于他在科学方面的良心。他不仅从不根据一件他并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对一个问题除非他彻底研究以后，他是完全不谈这问题的。在他未把一种作品一再修改，未获得适当的形式以前，他决不愿把它拿去出版。拿半成熟的东西公之大众，这种思想他是不能忍受的。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稿件拿给人看，在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底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他的稿件烧掉，也不愿把他们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摘引自拉法格：“回忆马克思”

(题目是本刊编者加的)

(选自《新闻业务》1958年第4期)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鲁迅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20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来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种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 Sketch，决不将 Sketch 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

(选自《鲁迅全集》第四卷)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一、您认为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答：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问题。写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的目的是给人家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家懂。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见解，然后如实的表达出来。你所看到的客观事物，总要使得没有看到的人也浑如在眼前。而要做到这样，当然要懂得一点逻辑和文法，因为不合逻辑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辞。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时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如果是老实地用最适当的字眼把你所看到的、想到的写出

来，就比较容易准确；一加不恰当的修饰，反而不准确了。现在一般的毛病是爱修饰，修饰得恰当当然好，修饰得不好可就更糟糕了。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把山移开、海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形势，同“乘风破浪”不能相比。所以，既然已有“排山倒海”，就不应再用“乘风破浪”了。

总之，写文章要老实一点，朴素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确，然后适当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准确。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象胡风、冯雪峰那样的文章，看了就是不懂。句法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成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糊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句法和章段一定要分清楚。古人的文章不分段，不分节，这不是好办法。欧洲人写文章讲究章法，我们学过来是很好的，章法清楚，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象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轻重。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

文章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体上句子不宜太长，段节也不宜太长。这样就容易分析清楚，人家看来一目了然，也就自然鲜明了。

生动性也一样。若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比如新诗是分行写的，不是整整一大篇的排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和妙处。绘画要留些适当的空白，我想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行与行之间、标点与标点之间有些空白，就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

无论准确也好，鲜明、生动也好，就语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现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鲜明。说得神秘一点，字眼里面还有它的声调和色彩。法国有个作家叫福楼拜，很讲究字眼，他写了文章要用钢琴来检查字眼、听听声音是否和谐。所以，在选择字眼方面恐怕要费点功夫。所谓锤炼，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使人家更容易了解你的内容和概念。

文章写好后，要翻来复去的推敲一下。“推敲”这两个字的出处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改成“僧敲月下门”。“敲”和“推”的动作本来不一样。再说寺门掩闭，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敲”字的声音也更响亮一些。两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敲”的好处。所以文章写好后多推敲、琢磨是必要的。所谓千锤百炼，不一定要“锤”千次“炼”百次，但象毛主席说的看它个三次，总还是要的吧。我们有时候太着急。写好了连过目都不过，结果就出了差错。

这里说的准确、鲜明、生动，主要是指理论性、叙述性的文章，至于文艺性的文章如诗词之类，有时候要稍微不同一点。我不准备多说。

二、文风问题是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关系怎样？

答：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古人都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逻辑就是不通。至于辩证法，那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即所谓辩证逻辑，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关系上和本质上来看问题，使思想更有逻辑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语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但如果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脱离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证明，文风问题不单纯是语言问题。

思想和语言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阶级思想选用的语言，一定是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我们可以从无产阶级的有生命的语言中，找到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要做好文章，主要的要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语言在逐渐的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三、在文风上，您认为应该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学习哪些东西？

答：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又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了毛主席讲话，好象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象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笔下和咀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那么平易近人，也许有人问是不是毫不经意的？那也不见得。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写文章就存心不要人家懂。而毛主席写文章却是连标点也不放松，存心要人家懂。正因为苦心孤诣为读的人着想，才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记得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几个宪章和宣言，主席亲自校对，一个标点也不让它出错。这种对文章认真负责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你不肯在字法、句法、章法、标点上下苦功锤炼，要想一步登天，达到主席那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席的文章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毛主席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毛主席在思想上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在文字上也一定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我喜欢毛主席这种文章的路子。还有另外一种路子，就是故意把文章写得深奥，这是走的邪路。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大欣赏的。汉朝的杨雄就是以“艰深文浅陋”

见称。明明很简单的话，他要用孤僻的字眼写出来。现代中国也有这一派。这一派的文章很不值得欢迎。

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这些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得好。

四、本刊最近正在提倡多写短小的文章，您觉得怎么样？有人说短小的文章没有分量，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

答：文章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要说的东西多，就长一点；说的东西不多，就短一点。我是喜欢短文章的，但我也并不反对长文章。有内容的长文章是好的，就怕象王大妈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实在受不了。

文章最好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把你所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所谓“要言不繁”。把可有可无的字去掉。当然，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句、章、节了。这样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才有可能成为好文章。

现在大家都很忙，短文章是最适时的。把要说的事情简单、明了、准确的说出来，让读的人不要花很多时间就有所得，这是最好的。拖拖拉拉的长篇大论，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至于有内容的大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更长，也是值得读的。

短文章就没有分量？那不见得。文章不在长短，要看内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尽管写得象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所以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黄金只有一点点，但还是有它的分量的；牛粪虽然一大堆，分量却不见得有多重。

我们四川还有人用牛粪做燃料，至于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恐怕连牛粪也不如。写毫无内容的冗长不堪的文章，在今天来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还浪费了纸张，浪费了排字工人的时间，浪费了所有读者的时间，过失实在不小！

说短文章没有分量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文章如《论语》《道德经》等，《论语》中有不少好的东西；就是《道德经》，在那个历史时代也有它突出的地方。拿民间语言来说，很多生动的谚语都是既短小而又有内容。“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很好。它十几个字抵得过大篇文章。类似的例子有的是。简短，又有内容，就可以多、快、好、省。多是懂的人多，不是文字多；快是懂得快；好是内容好；省是大家省时间。

让我再说一遍，我是并不反对长文章的，尤其是要写重大的问题或重大的理论，那是非长不可的。但即使必须写长文章，也要遵守经济的原则，应当长就长，应当短就短。《庄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凫胫虽短，续之则悲；鹤胫虽长，断之则哀”。这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可是就今天的文风来说，把水鸭子（凫）的脚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新观察》今天提倡多写短文章，是适时的。

（原载《新观察》一九五八年第七期）